

● 中国古典小说文库

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

# 三 侠 剑

▲ 张杰鑫 / 著

侠

义

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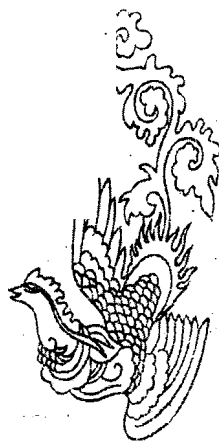
说



# 三 侠 剑



▲  
张杰鑫



## 第四回

### 英雄店刘士英行窃 碧霞山胜三爷遭殃

话说胜爷与铁天胜分宾主落座，保镖的是晚辈，打横一坐，伙计给打洗脸水沏茶。擦完了脸，喝着茶，胜爷向保镖的说道：“你的镖旗哪里去了？”保镖的答道：“在前站下船，我师兄告诉我，到杭州不要喊镖，喊镖恐怕出差错，我将镖旗藏在车里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太傲性啦，你师傅的镖旗镇九江屠，谁人不知？也不是净以武力对待，每年你知道有多大的应酬？谁也不好意思劫镖。”胜爷又问道：“你家里大概是富户吧？”王九龄答道：“小侄男家里有十几顷水田，一二十余顷旱田。”胜爷闻听，微微一笑，又说道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以后你要多加小心。你没有镖旗，谁看见也不容你过去。你不闻年年防歉，夜夜防贼？每逢镖入店的时候，夜间必须亲身察看驮子，为的是防备小贼。你要是一傲性，就许你镖多少丢点。比如绸缎镖，夜间有人给你偷出两疋去，到当地交货的时候，客人一看少了两疋绸缎，人家若将此事传扬出去，多不好听啊。”王九龄闻听此言，连声答道：“是是是，从今后当以小心。”爷儿三个又说了一会闲话，胜爷又叫道：“王贤侄，你与客人一同用饭去吧，我与你铁师叔还有事呢。”王九龄与胜爷、铁天胜行礼告辞。

胜爷叫道：“铁贤弟！你在家中纳福了，天下英雄会，给你下请帖，你都未能一去。”铁天胜闻听，打了一个唉声，叫道：“三哥，提起此事，小弟实在灰心。皆因当时二弟病重，看看要死，兄弟情肠，我如何便抛下他而去？那知道几天的工夫，他就逝世去了。”胜爷闻听，心中暗道：“我错怪铁贤弟啦。”胜爷遂问道：“发引了没有？”铁

天胜道：“现在后花园停灵，拟定明年出殡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今日天气已晚，明天叫伙计领着我，我买一份冥礼，灵前吊祭。”哥俩喝着酒谈话，胜爷说道：“铁贤弟，你我挨肩擦背，已有二十余年，我深知道你的性情骄傲，对于守节的弟妇跟前，你可多要尽心。”铁天胜答道：“胜三哥不用您嘱咐，我绝不能待错了。自从您二弟弃世，我就将家务俱都交给弟妇管理，不叫您的弟妹当家。我那弟妇娘家乃是书香门第，我也曾对他说过：弟妇你愿意在家住，愿意住娘家，来往随便。绝不敢待错。”胜爷问道：“二弟妇娘家何如人也？”铁天胜道：“江苏省罗家岭，姓罗，乃是唐时罗成的后人。二弟妇的胞弟名叫罗文，人称铁掌赛罗仑，表字兴龙，此人上山擒猛虎，下海捉蛟龙，横推八匹以，拽倒九只牛，两膀一晃有千斤膂力，日行千里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要求取功名，武状元犹如探囊取物。此人久读律例，有一日他观闲书，看到他先祖的故事，他知道自古忠臣难免丧身疆场，因此不求功名富贵，隐居不仕，常自比徐达，习学渔樵耕读，看破尘世，故此人称为隐士，那是咱弟妇的胞弟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耳闻有这位，未曾见过，倘久后有机缘的时候，你给我介绍介绍。”弟兄二人正在谈话之际，有一老者打着白纸灯笼，掀帘而入，叫道：“老当家的，二太太娘家来人吊祭。”铁天胜叫道：“老管家，你来见见，这是我胜三哥。”老家人拜见了胜爷，铁天胜道：“你告诉内宅待客，就提我与胜三哥说话呢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陪着我说话？你先招待客去，明天我叫店伙计领着我，我再去吊祭。”铁天胜不敢违背，站起身躯，跟着老管家奔内宅而去，叫道：“伙计！这是我胜三哥，好好照应。”

店主人主仆走后，胜爷自己独坐，胜爷正在喝着茶，听柜房有人喊道：“将他推出去，若不看你少眼无目，非打你不可。”胜爷闻听，由上房里出来，心中暗想：“这是吵店子，净打架。”胜爷来到柜房一看，三四个伙计向外推一位无目先生，身穿旧蓝布大褂，二目之中一点黑眼珠也没有，窄板鞋麻梗线串绑着，手中持着明杖。胜

爷说道：“你们快放手，你们要将他推倒捧着怎么办？”伙计不敢违背，放开瞎子。胜爷过去，扶住无目先生的明杖，就听无目人问道：“你是这店掌柜的？”胜爷答道：“非也，我也是住店的。”瞎者说道：“他们这个店太恶哪，打死人白打吗？他们要将我打死，得给我买一口棺材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先生，我虽然是住店的，我与店主人有个认识，回头我必叫您顺气。”胜爷拉着瞎子的明杖，进了东跨院上房。胜爷问道：“老先生贵姓啊？”瞎子说道：“我姓刘啊。”胜爷将瞎子拉到茶几旁边，让瞎子落下座，胜爷给瞎子满了一杯茶。瞎子问道：“您贵姓啊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姓胜啊。”瞎子说道：“人要是倒了运，喝凉水都塞牙。三天没开张啦，今晚半天走到钱塘下关，有一个老太太叫我算卦，我们有公价，二十四文一卦，算完了卦给了二十三文，借了两家都没借着那一文。老太太说道：‘短一文吧，下回算卦再找补吧。’我也没法子，短一文就短一文吧。三天没吃饭啦，赚了这么一份卦礼，还不够。我打算吃点什么，好容易打听到店里，我方才进了店，他们这群伙计不答理我。我说掌柜的给我来一个热汤面吧，他们是成心，半天的工夫，将面端来道：‘面得啦。’我拿筷子一挑，一碗面只有十来根。没法子，垫垫饭吧，吃完了饭，我问掌柜的：‘你这碗面多少钱哪？’他们说：‘二十四文。’我腰里只有二十文，我说：‘欠你们一文，明天再还，今天我还要住店，也等明天作买卖回来给钱。’他们不说买卖话，他们说：‘等盖好了房子你再住吧。’我跟他们一分辩，他们一堆打我一个人，叫他打死我，我倒有了棺材钱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先生还没吃饭吧？”瞎子说道：“三天没吃饭呼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先生，四海之内，皆为兄弟。我今天交你一个朋友，咱哥俩在一块吃一块住。明天您走的时候，我再给您十两八两的，您换一换衣服，理一理发，再做买卖就该开张啦。老先生你看看我，胡子都白啦。你是兄弟，我老哥哥说的这话对不对？”瞎子一翻白眼珠，似要哭的样子，遂说道：“胜大爷子，你管我一顿饭，我至死不忘大德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先生言之太重了。”胜爷

遂叫伙计，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饭现成？”伙计答道：“大饼大面清炖牛肉，都是现成的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给我来两碗清炖牛肉，二斤大饼，再配一碗汤。先生喝酒不喝？”瞎子说道：“不会喝酒，一闻酒味，脑袋就痛。”店小说道：“这回瞎子可蒙着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许胡说，快去预备。”瞎子说道：“若不是胜老爷子给我吃，设是我买，这些伙计还许不卖呢。”跑堂的到灶上叫大师傅给盛了两达牛肉：“要精致点，别叫胜三爷挑眼。”

工夫不大，俱都端上房，摆上小菜。胜爷心中思索：这位先生也有五十多岁啦，只为无钱，这样狼狈。胜爷不由得可怜瞎子，将瞎子让在正座，瞎子说道：“胜老爷子你也吃呀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四海之内皆为兄弟，咱是弟兄，你不要客气，我才吃完了饭，你请吃吧。”瞎子拿起饼来，打了一个卷，一口一个月牙，香甜美味，吃了一个不亦乐乎。胜爷看着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个先生吃得太多了。”胜爷见瞎子吃完了，又问他：“吃饱了没有？”瞎子说道：“吃多啦，你别让啦。”跑堂的打过漱口水，瞎子说道：“不漱口，一漱口，香味就没有啦。”胜爷与跑堂的俱都暗笑。胜爷将瞎子让到茶几旁，又给满了一碗茶。瞎子说道：“胜老爷子，这个人要老了也就不值钱啦，我年轻的时候，算一天卦，到店里还要消遣消遣。现在不行了，吃饱了就不爱动弹了，我坐不住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西暗间有一张大板床，咱们哥俩足够睡的。”瞎子说道：“你不嫌我脏啊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这是哪里话来，何脏之有？”胜爷拉着明杖，将瞎子领到西暗间。列位，胜爷是何等身份？居然能服侍要饭的，可见胜爷爱老怜贫。

瞎子到了西暗间，贴西板墙向床上一坐，直打哈欠。胜爷说道：“老先生你困啦，就歇着吧。”瞎子一翻白眼，说道：“胜老爷子，年年防荒，夜夜防贼，你将门关上点，我这铁搭里有一个破托肩的大褂别丢了。”胜爷心中暗笑，遂插上门。瞎子又说道：“你用凳子顶上点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好好。”又拿起凳子将门顶上。瞎子脱了破鞋躺下，工夫不大，打呼噜，说睡语咬牙。胜爷此时也觉劳乏，摘下鸭

尾巾，脱了衣服，一切物件俱都包好，胜爷是体面人，每逢住店，夜间出恭，必要出去，青缎靴子未脱。胜爷方才躺下，就听瞎子打着呼噜说睡语，口中说道：“大奶奶，你这个少爷是火命，少奶奶是水命，卦书上有云，水火不相当，夫妻难长久，不独儿女少，纵然不死也离乡。老太太你老人家给我五百钱卦礼，我到店里，夜静更深，我请七十盏红灯花，我给少爷少奶奶祭祭星”胜爷噗哧一乐，心中暗道：“真是瞎子口，无量斗。他到店里买大面吃，给谁祭星啊？”胜爷也觉一时困倦，可就睡着啦。

正在睡梦中，听窗户叭叭叭三声响，将胜爷惊醒。坐起来一看窗户，就是三道立闪。胜爷心中暗道：“大概阴天啦，打闪呢。”胜爷又从破窗窟窿向外一看，满天星斗，并未阴天。又一看屋中蜡灯已灭，也听不见算卦先生呼声。胜爷叫道：“先生。”叫之不答，呼之不应。胜爷以为是瞎子出去解手去啦，将灯扑灭了，然后又用手一摸，果然不见瞎子。胜三爷来到外间屋一看，外间屋灯也灭啦，伸手一摸门闩，并未挪动。再摸东暗间屋门，倒扣着呢。胜爷一想，忘了与店中要火种了，遂取小包袱取火折，到西暗间一摸小包袱，踪迹不见。胜爷心中说道：“我进店之时，看见外屋茶桌底下有火纸。”胜爷伸手摸着火纸、火石、火镰，打着了火，将里外间蜡烛俱都点着，里外间一照，仍不见瞎子。胜爷心中明白，所有一切东西，俱被瞎子盗去了。慢说是我住我盟弟之店，就是住别人的店，我也不能声张，十三省总镖头，被瞎子给将东西偷走啦。胜爷思索之下，三飘银鬓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我这条老命必要伤在杭州。”胜爷用蜡烛又仔细一照，一看外屋门横楣之上，窗户有一扇半掩着，胜爷又低头一看顶门的小几凳，有脚踩的印子。列位，这是诚心叫胜爷知道，要不然一点痕迹也不会留。胜三爷将几凳搬开，开门出去，来到院中四外观看，并无有影儿。又纵上房去观看，就是东厢房上有一条黑影，胜爷心中欢喜说道：“只要我看见你的影儿，你就跑不了。我若不将刀镖等物追回，我怎见镖行众位？”胜爷遂追赶贼人，胜爷后

边追，那人前面跑。出离钱塘关六十余里，那人只相隔胜爷一箭之远。胜爷紧追，那人紧跑；胜爷慢追，那人慢跑；胜爷不追，那人在前面等着。又追出三十余里，眼前一座峻岭高峰，眼看着此人上了山坡，胜爷随后也追上山坡，上了山坡向北去。一望俱是平坦之地，有几个平台，又向正北半里之遥，山坡下白水滔滔。老英雄追到水边上，胜爷说道：“你还上哪里跑？”此时天色大亮，那人一回头，胜爷观看此人，眼珠黑白分明，精神异常，背后背着胜爷的小包裹，并未拿明杖。那人道：“胜老达官，你摸摸你项上的六阳魁首还有吗？”胜爷问道：“足下何等人也？”那人道：“行不更名，我在店里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姓刘名叫士英，人称别号闭眼神佛。胜老达官，你追的五个人犯，俱在此山，这座山叫双松岭碧霞山，我父子占据此山。我救的是闵老寨主与少寨主，老寨主是我之姐夫，少寨主是我之外甥，我并不是救三鼠，皆因那时屋中黑暗沉沉，无有灯光，我一慌忙，将三鼠的绑绳先解开啦，这才将他三人救走，然后将众人接到碧霞山。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吃酒谈心，我对他们说了一句大话：“若我将胜英置之死地，易如反掌。”他们大家苦苦哀求，非教我给他们报仇不可，逼得我没有法子啦，所以我才够奔店里刺杀你。皆因你有行侠作义之风，并桌上床下伺候我，你真是仁人君子，我将刀亮出了三次，我没肯杀你。胜老达官，你将珍珠灯已经盗回，差事交官，面子已足，我给你几十两银子盘费，请回贵镖局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刘寨主，你将我东西原物交回，我还要那五个差事。”刘士英道：“胜老达官，我摆一个阵，你要破了此阵，我就将刀镖原物归还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摆阵我看吧。”刘士英转身奔西南而去，胜三爷后面跟随，眼前一道大寨子墙，刘士英一吹呼哨，出来几名喽卒，齐声说道：“寨主回来了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胜老达官在外稍候片刻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好好好，请你快出来。”胜爷观看，由打里面出来六十名喽卒长箭手，又出来六十名喽卒削刀手，又出来六十名烧钩手，共合三六一百八十名，俱是精明强干，相貌堂堂，东



西排班而立。又有四名少年的英雄，胜爷一看这四位，都是手擎鸡爪镰，耀眼发光，这四位少寨主乃是刘士英四位少爷。大少寨主刘金祥，年在二十五六岁；二少寨主刘银祥，二十三岁；三少寨主刘福祥二十一岁；四少寨主刘禄祥十八九岁，俱是方面大耳，五官端正。后面又有二人并肩，林士佩在左，闵德润在右。大少寨主闵德润穿一身青，给他娘穿孝，手中拿着一条金鼎秋龙鞭，这条鞭比他本身那条鞭轻一点。林士佩手执狼牙钻。再向后看，左有闵士琼，怀抱提鹿双枪；右有闭眼神佛刘士英，蓝云缎壮帽，蓝绸子短靠，十字绛上横插十三节点穴枪，插在皮囊里耀眼明光。刘士英说道：“胜老者，你独自一人，焉能打得出去碧霞山呢？”刘士英又道：“你是孤掌难鸣。林寨主能战你百十个回合不能？闵大少寨主也能战百十个回合吧？您能出得去此山吗？看我与姐夫二人能战您百十回合不能？我那四个犬子也能战您百十回合。胜达官你再向后看看。胜爷一看，后面老道七星真人、张德寿、柳玉春、崔通，俱都抱着应手的兵器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本山的三十多位寨主，也都仪表不俗。刘士英又说道：“胜老者，你还没有兵器呢，我赢了你也不高明。”刘士英回头叫喽卒：“将各路的兵刃架子抬来！”工夫不见甚大，众喽卒抬来了十八样长兵器，十八样短兵器，二十四路外武兵器，十八样大兵器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十八样暗兵器。又有许多镗练棍棒，蜡杆子，都是加重的分量。二十四路外武兵器，带钩的，带尖的，带刃的，带锁的，带环的，带套的，带翅的，带绒绳的。六十样兵刃摆在西南。刘士英说道：“您自己挑一样用吧，您的刀、镖、甩头没有啦。”胜爷一伏腰，刘士英说道：“长箭手，挠钩手，可不许暗算胜老达官。如有暗算者，不论是谁，以军法从事。”胜爷走到大兵器架子前，拿起一把朴刀。胜爷提刀在手，此刀利刃锋利，虽不如自己的鱼鳞紫金刀，杀人如同削瓜切菜一般。老英雄提着刀转身归还正北。他们山上的人围着三面东、西、南，胜爷故此在正北方。胜爷将刀放在山坡之上，将白发挽起，勒十字绛，绷英雄带，登了登

青缎子靴子，抬胳膊递腿，没有绷吊地方。将大朴刀拿起，向靴底擦了一擦，叫道：“老寨主！单打独斗我奉陪，要群殴就一拥齐上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焉有群殴之理？”刘士英摘皮条带，一抖十三节练子枪，哗啦一声响，二英雄要比赛输赢。

列位，说‘书的一张口，难说两句话。且说群贼何以都到碧霞山呢？皆因群英会，林士佩被蒋五爷打伤，无脸面回莲花湖，他与老道七星真人，够奔杭州，投奔双松岭碧霞山而来。林士佩本是南七省有名的人物，刘士英故此收留他，打算劝他别跟胜爷结仇。刘家父子是闵老寨主所请，专为在外面打探官兵的消息，因在江苏看见官兵齐队，遂跑回萧金台，在萧金台待了半夜，没有救闵家父子之策。正在此时，就听山外面一乱，镖行将差事放在空室内。刘士英对二子说道：“合该闵家父子不死，可有救他们的机会了。”父儿三个遂打山外地道下去，一直进了空房，将闵家父子救走。三鼠是借光啦，不然刘家父子焉能救三鼠？若不是三鼠，还惹不下大祸呢。三鼠要逃回碧霞山，刘士英不允，三鼠遂由旱路也奔双松岭而来。闵家父子上船，此时父子相见，不觉潸然泪下。只因秦尤一人，将一座万年事业的萧金台，一旦冰消瓦解。刘士英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姐夫你就不必伤心啦，凡事都是天数，决非人力所定。咱们就此快走吧。”说罢此话，急忙开船直奔杭州而去。刘士英说道：“外甥外甥女进了山时，千万别提群英会之事。若是与你二舅一学说此事，他必然找胜英去。没有事时，他总想着与胜英比赛。”船到了杭州碧霞山，姑娘归了内寨，大众寒暄已毕，二老寨主问道：“怎么外甥穿了孝啦？”德俊答道：“我母得暴病而亡，我们父子不愿占山啦，打算回归故里。”当日姑娘在内寨，将舅父、父亲、表兄等请到后寨说道：“我娘临死时遗言，我与德俊回归舅父原籍，耕田种地为生。”刘士英闻听，非常之喜，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你们愿意几时走就几进走。”姑娘说道：“就请舅父给我们雇船吧，可雇民船。”刘家父子给将船雇好，闵秀英姐弟二人及婆子家人丫环，登船奔江苏而去，暂且不

提。单说聚义厅上摆上酒席，大伙用饭时，刘士英说道：“镖行必到杭州，我能将胜英刺死。”林士佩说道：“寨主为何不给大家除害呢？”三鼠也怂恿刘士英。刘士英一句话出口，不好收回，只可照办。派喽卒买了一身破衣服，一条明杖。当日出来到杭州，第二日就听有人传说，保镖的跟英雄店打起来啦，非出人命不可。又听有人说道：“有胜三爷给了解此事，已经完啦。”刘士英记在心中，遂奔英雄店，故意与伙计打架。胜爷将他让到屋时，刘士英就要刺杀胜爷。他一看胜爷这样谦恭，不忍动手，并且胜爷又管他饭，给他银子，所以夜间刘士英用竹子枕头，将胜爷小包袱替下来。列位，胜爷怎么睡得这样死呢？皆因为好几天没有睡觉啦，劳乏已极。又觉着住盟弟之店还有什么事呢？这就是刘士英盗胜爷东西一段倒插笔，书表前文。

且说二英雄方要动手，七星真人低言叫道：“刘老寨主，你老人家这一给他刀，就坏了事啦，他人老刀不老。依贫道之见，你老人家将他引到鹰愁涧，跟他单打独斗。老胜英能折人弯，你老人家跟他比赛什么，他也不能含糊。你老人家跟他水战，将他引大水里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要他一死。”刘士英闻听七星真人之言，点头称善，遂对胜爷又说道：“群殴我们人多，您只一个人，那如何行呢？我这旁有道涧，我与老达官水战，如若带一名喽卒，那就算我输啦。”胜爷一看，刘士英已换好水靠，胜爷心中暗道：“刘士英将我水衣盗去，我若跟他要水靠，他绝不能给我。”老英雄思索至此，长叹一声。此时刘士英已出了寨子，刘士英在前，胜爷在后，二人直奔山坡西方而去。走至二里之遥，工夫不大，来到涧旁，纵身下水，胜爷金蝉脱壳，也入了水中。胜爷见刘士英水没过膝，二英一前一后，乘风踏浪，向西南游去。又有二里之遥，再往南去，水面有一座横山，四面八方都是水。南北长有一里之遥。来到北山根，由北山根往西去，到了西北角，又往南去，刘士英绕到山凹里，探出半节身躯点首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，此处水深，你我二人就在这儿水战。”胜爷此时在

东南角，刘士英在东北角上，顺着山根过去的，东北角是一个山凹，他一点首叫胜爷，胜爷遂奔东北而来。刘士英在山凹里早有预备，水底下早下了七八百斤重的大铁锚，刘士英抓住铁锚，一个猛子扎在水中。胜爷不知道，直奔东北角而来，不见刘士英，胜爷心中也以为他扎猛子啦，胜爷遂向水深处游去。方到水深处，就觉着水流力大，从来没遇过这样水流，被波浪一打，胜爷不能抵抗，被浪将胜爷打入鹰愁涧，胜爷暗道：“不好！”此时已经将胜爷打在极深之处。胜爷向山坡游回二尺远，又被波浪打回去一丈多远，如此者四次，胜爷力尽，被水流冲到了滩口。胜爷身下觉着水底有物，踩着很软，就觉小腹上有一条冰凉的铁锁链挡住，胜爷撒手插刀，双手紧紧抓住拦江锁莲，死也不放。此时胜三爷长叹一口气道：“胜英，胜英，你就这样的下场？想我胜英自幼读书，孝顺父母，并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。”胜爷又想起老师艾道爷，叫道：“恩师呀，弟子身逢绝地，再不能与师傅见面了！可惜我剪恶安民，替天行道。”又想起镖行之人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从今后，再不能患难相共了。”胜爷正在万绪萦怀之际，抬头往山上观看，就见这座山足有三十余丈高，半空中有一泉眼，犹如碾盘大小，黑水往外冒。又见泉上有一块匾，石头刻的，上写：“鹰愁涧。”胜爷看罢，心中说道：“我名胜英，去到鹰愁涧，绝不能再有生望了。”此时胜爷两手扶住拦江锁，怎奈水流太猛，竟将胜爷打了一个筋斗，由拦江锁上过去了。刘士英探头一看，说道：“胜英老命休矣。可惜这样的好人，临死落一个尸骨无存。”在胜爷没被波浪打过去的时候，刘士英纳闷：“胜英怎么这么大的水性呢？十丈八丈的大船，不能存留一会。”刘士英正在纳闷的时候，见胜爷一翻身，扎入水底。

刘士英又由原路而归，转到西山角，由西山根向北，到西北角，破风踏浪，往东北而去。正踩水往前去，东北角上来了一只船，船上有四个人站立，还有四个水手，直奔刘士英而来。相距不远，刘士英一看，正是四位少寨主。刘士英直奔船头，刚一扶船头，大小

寨主、二少寨主向船上一拉，将刘士英拉到船上。四位少爷齐声问道：“天伦与胜英比武如何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并未比武，道爷划策，是叫我将胜英引到鹰愁涧。”大少寨主问道：“引到急流之处没有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老胜英水性真高，在滩口那儿还挣扎了半天，才冲入大流而去。”大少寨主打了一个唉声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老胜英一生一世替天行道，落个临死尸骨无存。”说着话将船拢了岸。刘士英对众人说道：“眼见胜英打入万丈深处，尸骨无存。”林士佩仰面大笑道：“胜英，胜英，你也有今日之下场！”七星真人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拔了我肉中之刺，目中之钉，从今后我高枕无忧矣。”太仓三鼠全都大笑，闵家父子喜笑颜开。列位，这就叫好人死了，小人随了愿啦。老道又道：“我要借花献佛。您的酒菜，我们给您满酒。”当时大厅前摆下酒席，大众开怀畅饮，刘士英、闵士琼、林士佩等，尤其欢乐。刘士英此时向东面桌上一看，有四位闷闷不乐，若有所思，刘士英一看，不是外人，正是四位少寨主。刘士英道：“你弟兄为何愁眉不展呢？一家有事父子商量，国中有事君臣商量，有什么心事可对我说来。”当时大少爷说道：“君有过臣当谏，父有过子亦不可不言。天伦平日很羡慕胜英，此时害他尸骨无存。现在当着姑父，我说出来可别怪我，姑父不该叫二表弟去北京盗狱，都是姑父之过，若不将秦尤救出来，何至有二人皇宫内院盗灯之事呢？父亲救我姑父表兄，理所当然，又误救了三鼠。胜老者追到这里，父亲将他较量输了，比什么都强，何至于将胜老者置于死地呢？再说人家胜老达官舍命交友，是一个仁人君子。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此事若走漏了风声，要被胜老者镖行中剑侠客等知道消息，他们必然来报仇。咱们这小小的碧霞山，乃是庄家山，喽卒寨主不过五百名。我姑父的萧金台，比咱们山寨大有二十倍，聘请十四省英雄，尚且瓦解冰消，何况咱这一个小小碧霞山？”刘士英闻听大少寨主这一席话，不由得一愣，自己说道：“我未加思索，无故害他一死。你有这话何不早说呢？”大少爷道：“我弟兄在前，父亲在后，大家秘密商议，孩

儿如何知晓呢？”七星真人赵昆福站起身来道：“老寨主，无妨无妨。您打店中引出胜英来，店里有人知道吗？”刘士英道：“店中并无一人知道。”老道又道：“店主人与伙计都不知是您将胜英引出来的，在胜英那方面，是神不知鬼不觉，他们也找不到碧霞山这里。”刘士英听罢七星真人之言，遂鸣锣聚众，对七星真人赵昆福道：“我传话喽卒，谁要声张将胜英引在鹰愁涧之事，必要以山令实行。”老道点头称善。刘士英这一集众鸣锣不大要紧，倒惹出祸来啦。工地不大，合山之人俱到，刘士英对大伙说道：“今日集齐，不为别事，只因我在杭州假装无目先生，夜间我将胜英衣服刀镖、暗器零碎等物，俱都盗来。老胜英追到咱们山内，我与胜英佯言比武，将他引到鹰愁涧万丈深渊，百年尸骨不见。大众对于此事，必要严守秘密，自今日起三道山口加班，不可疏忽。”刘士英又叫过一名木匠，说道：“你赶快造六十个腰牌，无论何人出入，必须以腰牌为证。”

此时有碧霞山的一名喽卒头目，姓王名兴德，全山喽卒都他辖管，已经年到六十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在蓬虎山给明清八义充当喽卒，人是非常的可靠，但是就是一样，每日必醉几次。他在蓬虎山也是一个头目。一日王兴德吃酒带醉，他在山口外巡山，忽然间见前面来了一个孤行人，扛着一个大褥套，看那样子褥套很沉重，王兴德酒后无德，他可就急忙走上前去，大声喊道：“行路客官到此留下买路的金银，饶你不死。”说着话亮出刀来，那行路之人只得放下褥套就跑。列位，王兴德心中明白蓬虎山的山令。他遂打发喽卒，扛起褥套，由后寨门走到了自己屋中，将褥套向铺板上一放，用手一摸，里面有银子，非常的欢喜，买酒买菜。这日正是秦八爷查山，见有少年在树林中要上吊，秦八爷赶奔近前，将绳解下来，问道：“你因何在此上吊？”那少年答道：“我打此山路过，这山中出来一个人，将我行李劫去，我也回不了家啦。”秦八爷闻听大怒，遂将少年叫至山口外，令喽卒看守。此时有喽卒们暗中告诉这位少年道：“你就是苦苦哀求秦八爷，就能给你找得回来，这位少年果然对秦八爷苦苦哀

求。秦八爷本想将他放在山口外，到寨中问问谁劫少年的行李啦。有就更好，若是没有，不过给上他三十两二十两的。哪知道他这一央求，秦八爷动了恻隐之心，说道：“你跟着我进山吧，你只要认识那人，我便将你东西要回来。”少年闻听，爬在地下就磕了一个头，说着话一同秦爷进了山寨。秦八爷邀出七位盟兄议事，大爷屠黎、二爷火德真君孔华阳、三爷神镖将胜英、四爷神刀蒋李刚、五爷华谦字子阮、六爷登山豹子杨义臣、七爷贾斌久钻云太保，弟兄八位，归了座位。秦八爷说道：“蓬虎山山口外，现在劫人家褥套，旗子上还写的是替天行道，不如改为强抢强夺。”大爷说道：“劫褥套的这人怎样长像，你可知晓？”那被劫的少年说道：“此人黄白脸面，长腿，酒味扑鼻。”秦八爷与屠大爷俱都心中明白。秦八爷说道：“派四个有力量的喽卒，拿着绳子，我去捆他去。”屠大爷说道：“很好很好。”秦八爷与喽卒来到王兴德的屋中，王兴德又正喝酒呢，一见秦八爷来了，他站起身形说道：“八爷您喝杯。”秦八爷说道：“我不喝。我问你，板床上的褥套是谁的？”王兴德闻听此言，也答不上话来。秦八爷忙叫四名喽卒，将王兴德的二臂捆上，又叫喽卒将褥套扛起，直奔聚义厅而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到了聚义厅内，秦八爷道：“三哥最心慈面善，忠实道德，将此褥套交与胜三哥打开观看。”胜爷遂问道：“这少年贵姓啊？”那被劫之人答道：“我姓李，我会厨子手艺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的行李中都是什么？你要实说，说对了，东西仍归你。”李厨子道：“我褥套中有蓝布衣料，有一双新鞋，有散碎银两，整银子一百五十两。”胜爷在聚义厅查看，被劫之人所报的物件，一点也不差，整数的银子尚且原封未动。胜爷道：“将李厨师的行李东西交还，叫他再从新点看，查看缺东西不缺。”少年点查一遍，一物不缺，给大家磕了一个头，打发喽卒送出蓬虎山，欢喜而去。秦八爷说道：“将王兴德推到后山，人头献上。”胜爷道：“王兴德喝多啦，乱了性啦，从此我给他戒酒。”秦八爷岂敢违背胜爷？遂将王兴德释放，王兴德从此戒酒。列位，王兴德戒了没有半个月，故态复作。这日

在山口外又来了一个大敞车，上坐着一个年少的妇人，王兴德赶奔近前，亮出刀来，喝走把式，对妇人说道：“我并不害你，你要愿意活着，跟我到后山，做一个压寨的夫人，你看如何？”妇人闻听，可就哭起来了。此时正赶上秦八爷查出，又被秦八爷看见，如此数次，都是胜爷将他放了的。最后他又做出不法之事，秦八爷非杀他不可，并且说道：“谁要给他求情，我将蓬虎山一把火烧了！”胜爷一看，秦八爷正在胜怒之下，也不好意思求情。胜爷将秦八爷用酒灌醉，胜爷亲自到了后山，将看着王兴德的喽卒俱都支出去，胜爷亲自给王兴德解开绑绳，叫道：“王兴德，你赶紧逃命吧！一会儿秦八爷醒了酒，你就走不了啦。”胜爷又给了几十两银子。他从蓬虎山出来，在外面游手好闲，不到半月之久，将钱花尽，遂投奔了碧霞山，充当喽卒总头目。

刘士英这一告诉大家不许声张，众喽卒之中惊动了王兴德，当时几乎昏倒在地。散队之后，来到自己屋中哭哭啼啼，心中暗想：“胜老恩公待我三次活命之恩，我年轻好杯中物，累次惹下杀身之祸，蒙胜老明公三次活命之恩。今日胜老明公死在鹰愁涧万丈深渊，我若不与老恩公报仇雪恨，何以为人？”思索至此，徒步出来，够奔山口，来到山口，把门的喽卒问道：“王头干什么去？”王兴德道：“因老寨主有机密大事，派我星夜前去办事。”喽卒说道：“你有腰牌吗？”王兴德答道：“来得慌忙，忘了领牌啦。”喽卒说道：“没有腰牌过不去，连老寨主没有腰牌也不许过去。”这个喽卒方才说出不叫王兴德出山，旁边那一名喽卒过去就给这个喽卒一个嘴巴子道：“你刚来三天半，就忘了挨饿啦？若不是咱头给你补名字，你早就要了饭啦。”这个喽卒说道：“叫头儿出去就完啦，何必打俺嘴巴子呢？头目你过去吧。”二道山口，也是如此，来到三道山口外，一望无边，俱是松柏树，老头子十几年不出山，骤然间出山，连东南西北都辨不过方向，在树林内绕了半宵，也没绕出碧霞山去。老头子心中暗想：“我若是夜间出不去碧霞山，等至转天清晨点名时，头一名就是我，一



点我没在，必然派人追我，我现在身体也不健壮啦，绝跑不出去。再说老寨主要问我，我以何言对答？就是老寨主念我在此山中十余载辛劳，还可以饶恕于我，惟独小儿林士佩与太仓三鼠、闵家父子决不饶我，我必难逃性命哪。”思索至此，顿足说道：“我何必惜此残年？今年我已经活六十有余啦，我还能活六十多岁吗？威镇南七北六十三省的胜三爷，都死在鹰愁涧。知恩不报非君子，若非胜老恩公，我早死了，实在出不去碧霞山，我便一死以酬胜三爷三次救命之恩。”又绕了有一个时辰，仍然不能出山，遂由腰间解带子，找了一个歪脖树，将套拴好，挂在树枝之上，口中说道：“胜老恩公，且慢走一步，魂如有灵，将我王兴德带着一走，我在阴曹地府，伺候老恩公几年，也报答报答你老人家三次救命之恩。”语毕，爬在地下磕了三个头：“胜老恩公，你生而有灵，死而有神，一世聪明睿智，必能有显应也。”说着话眼流痛泪，伸手摸绳就要上吊，哪知道摸了半天，也没有摸着绳子。王兴德说道：“真是有鬼，还没有上吊呢就来啦。这是搅我来啦，我不上吊啦，生有处，死有地，我一头撞死树上，闹鬼你也拔不起树来。”向后后退了有一丈多远，忠心耿耿的王兴德，用衣襟将头一蒙，奔树上撞去，就碰着毛毛哄哄，软如棉花一般，就听有人说道：“哎呀，王八羔子，你将我撞醒啦！我好不容易睡着，你给我一羊刀，这是为何？并且你背地里咒骂胜三爷，是何缘故？”王兴德说道：“你是人还是鬼呢？”“呸！臭豆腐王八羔子！我为什么是鬼呢？你睁开眼看看。”王兴德说道：“您为什么三更半夜在树林之内？我上吊与你什么相干？你将我带子给弄下来干什么？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唔呀，我搭救了你，难道说还救出不是来了？臭豆腐，真不说理。你倒是为什么要行短见？你要告诉我，我能替你出气。你在背地里叨念胜三爷，所为何事？你要说实话，咱们万事皆休；你要有半句虚言，我就打你这个忘八羔子！”王兴德说道：“我跟你老人家说实话也行，请问你老人家贵姓高名？来此何干？你老人家也得告诉我实话。你老人家要是不说实话，你就是将我打死，